



南宋馭夷

建炎六年高宗卽位于南京宋祚復振初帝在河濟
間親見耿南仲唐恪等庸懦悞國而尚書左丞綱忠
勇聞天下于是竄南仲等主和悞國罪而召相綱綱
人見涕泗交橫下言曰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
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平則前日之和其效如
此而金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爲如何而二
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讐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
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爲金人之所得

或爲豪傑之所據密邇畿甸易爲侵陵守豈復易圖
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爲盜賊
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
之于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三者今日國
論以何爲宗顧臣日夜思之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
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爲者
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
濟大業轉危而爲安也且害蓄之臻國家代有或多
難以興或將墜復續况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

哉○夫○人○君○大○正○始○故○于○卽○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
大○慰○天○下○之○望○者○况○于○國○勢○削○弱○天○步○艱○難○其○可○忽
哉○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
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于○天○下○至○于○興○衰○撥○亂
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
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
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在○昔○八○君○體○此○道○者○惟
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爲○然○臣
願○陛○下○深○考○漢○書○二○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

與大過人者了然于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于心術之中矣尋以綱兼御營使入對言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猶有可爲者曰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和于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規模先定而真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有成也夫修軍政變士風寬民力省冗官而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行新政俟吾之內治已修然後可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規模也至所當急而先者則在于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

國之屏蔽也二方完而後中原可保中原保而後東南可安今兩路士民皆效死爲朝廷守而朝廷不以時置司遣使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使忠義之民肝腦塗地而遺民憤怨懷悁悁之心敵得撫而用之皆精兵矣今宜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人以爲帥諭宣天子不忍棄兩河于敵之意有能復州若郡者卽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抑可資其捍禦之力最今日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使者綱念方棄三鎮時御史張所

以蠟書募兵河北河北爲響應卽欲遣招撫計非所
不可而所以論黃潛善謫鳳州難之又他無可使者
乃過潛善私諭意令掩瑕推用潛善陽許諾明日乃
以所及傅亮對詔所以直龍圖閣撫河北而亮經制
河東會開封尹缺綱言安定舊都非宗澤不可以爲
東京畱守于是澤以恩厚拊循軍民以忠義激勸群
盜按舊都形勢依阻險固各列砦駐軍往來較試之
于是京輔間聲靈羅絡河東北山砦民兵各團結聽
節制金來犯輒軔而故都可守振振乎有興復勢矣

綱又言祖宗懲唐方鎮之弊削弱州郡奪其權沿邊
諸路外雖名藩大府無慮皆撤防去兵處無事可也
一旦有夷狄盜賊之警遂弛而無支是唐方鎮之弊
固尾大不掉而今日之弊乃至爲手足者不足捍頭
目也今莫若于沿河沿海沿江諸路各置帥其諸要
郡置總管鈐轄都監許辟寮佐以便宜治兵如馬燧
之鎮太原李抱真之鎮澤潞庶有振也于是諸路置
賞功司明旌賞制戰車防虜奔衝置戰艦江淮河習
水關而軍政緒修時朝議復遣使如金綱曰陛下以

二聖遠狩食不甘寢不安思迎致以就天下養此堯舜之心也然今日之事惟當枕戈嘗膽修安攘之策則二聖不迎請而自復不然雖冠蓋相望朝暮迎請無益也今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每爲議和于是進左僕射而黃潛善亦並用顧主和日夜爲上言熙陵九葉上皇子三十二人僅陛下一身又未有儲嗣奈何輕試一擲稍蹉跌當如宗廟何此謀國者之慮淺不忠也萬一虜爲不道將二帝母后甘心于邊境又何以待之帝深入其言遂有感志會

謀有虜警潛善伯彥交勸帝幸東南綱以爲此廢典所係入見言自古中興之主起西北則足以據中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今上策必巡幸關中爲首矣縱曰未能猶當駐蹕襄鄧選將列屯係天下之心如順流東南則中原日遠勢難復還積久成衰形削勢弱雖保一隅未易也而帝幸東南之意已決不可復強綱尋去國而招撫制置二司皆罷諸規畫咸廢東京畱守澤憤恹卒命杜充代盡反其所爲于是

群盜充斥金復入駕東幸而兩河郡縣相繼淪陷不復矣當是時潛善伯彥並爲左右相日媵阿爲蒙蔽而潛善妒媚甚諸言事者擯不用請兵者匿不聞壹專于議和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奉正朔錄用張邦昌親屬還受僞命被竄斥者惟前相綱不赦而金益驚恚兩河青齊州郡盡陷已遂入淮泗陷天長軍二年春二月天子在揚州聞之大震駭卽被甲乘騎徑往瓜州渡江惟護聖卒王淵張俊數人及內侍康履從暮至鎮江時潛善伯彥方率同列聽浮屠說法罷

會食堂吏大呼曰虜至駕行矣二人相顧倉皇出及乘馬南走居民爭門出死者枕藉無不憤怨恨二人誤國者司農卿黃鶚至江上軍士以爲潛善也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鶚方辨其是非而首已斷矣時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季浚奉太廟主以行帝次杭州以臺諫交論乃罷潛善知江寧汪伯彥知洪州已而傳正彥爲逆帝失位僅閱月反正而金分道入日迫命劉寧止充江淮荆湖制置使奉太后如洪州命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駕指揮楊

惟中將萬人宿衛召群臣議所向或請自鄂岳幸長沙呂頤浩曰金師來必以陛下所至爲邊面雖鄂岳幸庸愈乎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于萬全臣守死帝曰朕左右豈可無相乃以右僕射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韓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度而天子還臨安當是時金自知中國于胡俗異治以北狄帝中國恐不安而二帝及宗室子盡北遷存者獨帝與隆祐太后欲覘兩宮所在以輕兵分道歲深入必得之而

趙氏可滅因立異姓王爲藩輔遂撫有之也及是覘知天子在臨安則分兵自滁和入江東規蹙天子知隆祐太后在洪州則分兵自蘄黃入江西蹙之天子念太后在洪州詔劉光世移屯江州爲控扼而光世不設備金師入則亡之南康金入江州繇大冶趨洪州太后如吉州金陷洪吉袁三州屠洪州太后徑泰和如虔州以免而兀木東渡江入建康畱守杜充叛降金帝恐問計相頤浩進曰敵多騎計不能乘舟楫與我競江浙地熱勢亦難久淹今航海俟其退復反

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權也于是自臨安如越如明州金陷臨安帝航海金陷越屠明州蹙帝舟于海帝復如溫州移台州是歲四京盡沒于金而兩宮幾殆然是時天下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憤國耻深痛以武力自奮又喪亂久狎于戰人輕死敢鬪而中國兵以益精先是帝在浙東召韓世忠入扈世忠以敵不能久當北歸請畱江上得扼其歸迨兀木襲帝舟于海不得屠明州焚臨安比屠平江欲北還韓世忠已督銳軍屯鎮江逆之矣兀木遣使爲期日會

戰世忠報許謂諸將曰江中地勢高可瞰形勝者惟金山敵必登以覘我乃遣蘇德將百人伏龍王廟中百人伏廟下戒之日聞江中鼓聲則起及敵至果有從四騎趨龍王廟者廟中兵鼓而出伏奮起疾擊獲其兩騎其三騎急策馬而馳中一人紅袍玉帶驚墜馬復跳身上乃得遁詰獲者則兀木也已接戰江中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鼓士士殊死戰所俘斬甚衆敵終不得渡于是兀木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不許請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浙流西上世忠軍連艦

出金師前後者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兀木大患之或謂之曰老鸛河故道雖湮塞若鑿之秦淮可通也通秦淮可絕江而北矣兀木從之一夕而渠成先是兀木自建康趨廣德江淮統制岳飛率所部自建康懾之于廣德六戰皆捷擒將俘所簽中土軍首領四十餘釋不殺飲食之語之曰若吾人也恐爲敵用乎與結約遣還令夜斫營縱火因縱擊大破之駐馬鍾村金所籍中原兵呼岳爺爺爭降附及是兀木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夜遣百人衣黑衣砍營金軍驚自相

擊至旦次龍灣邀擊于新城又大敗之兀木乃復自龍灣出江中會捷懶自灘州遣字董太一引兵來濟師于是二酋軍江北兀木軍江南而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下控其中豫以鐵縷貫大鈎授健者以待敵明日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縷一縷則沒者鈎一舟曳沒之兀木窘甚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者聽矣兀木語塞又數日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于是有閩人教之曰南船

重不得風不行火攻之可破也今第于小舟中實土縮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漿俟風息則出而以火箭射其箬篷卽不攻自破矣兀木然之刑白馬祭天是日風止兀木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而舟上皆有五繡兀木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五繡皆自焚烟焰蔽天師遂潰士焚溺自救敵得絕江去而世忠收餘卒還鎮江是役也世忠僅以八千人拒兀木十萬衆凡四十八日乃敗兀木既濟江而北別將在建康者縱焚掠渡宣化而去統

制岳飛邀擊于靜安鎮大敗之金人自是亦聞聽易慮不復敢輕渡江矣是歲金徙二帝于五國城立叛人劉豫爲齊帝明年兀木遂自六合引兵西赴陝張浚聞兀木至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使及吳玠之兵四十萬迎擊之王彥諫曰今陝西兵將情未之通也一不利卽五路俱失不若屯利閬興洋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共擊之捷卽蜀完卽不捷未大失也子羽玠亦力言其未可不聽進次富平而婁室兵驟至吳玠欲據高阜以待

敵諸將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虜有騎不得施何
以徙爲而虜輿柴囊土平行進薄諸營劉錫力戰劉
錡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趙哲軍先奔衆遂潰浚
退保興元已奔閬輜重焚棄殆盡關隴六路盡陷惟
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
存川蜀大震浚召趙哲斬之竄劉錫合州上書待罪
帝手詔慰勉金乘勝規蜀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
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虜欲寇之日久矣直
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故未敢遽窺今不堅守險

縱使深入而吾乃僻處夔峽與關中聲勢斷絕不復
相聞後豈可悔哉惟當留興州招集散亡召諸將守
阨塞繫關中之望而內安全蜀心浚曰善子羽卽請
以單騎前至秦召諸亡將諸亡將皆來會得軍十餘
萬人稍復振命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收散卒扼
和尚原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固蜀口玠命
弟璘別屯原上爲犄角或謂玠宜退屯漢中保全蜀
玠曰我保此敵不敢越我而西是所以保蜀也初玠
軍鳳翔有恩至是鳳翔陷民感其遺惠夜相與輪芻

粟助軍玠償以金帛民愈益喜來輸者日益衆金殺
之令保伍相連坐不能禁也乃引去明年金將沒立
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
原折合軍先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以待更
戰迭休金敗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破之
兩軍終不得合金自起海上狂常勝無北及與玠戰
屢敗憤甚于是兀木會諸酋兵十萬期必取之造浮
梁跨渭自寶鷄結連珠柴八澗前進薄和尚原玠與
諸將選勁弩分番射敵不得間玠度其道遠餽餉難

繼則以奇兵抄絕之虜果困欲走乃設伏于神坐而
待虜退伏發軍大亂縱擊大破之兀木中流矢亟刺
其鬚髯而遁是役也玠與璘以敗卒數千駐原上朝
問隔絕人無固志玠召諸將歃血矢盟勉以忠義皆
感泣願盡死故能有成功又明年金欲出奇爲功用
叛將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令游騎出熙河綴別
將關師古而撒離喝自商于取道上津攻金州趨梁
洋時劉子羽守興元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
赴難玠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疾驅至以黃柑遺

敵曰大軍遠來其無乃渴乏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
杖擊地曰爾來何神也已大戰金人披重鎧仰闕攻
一人先則二人擁其後先者死後者繼凡六晝夜不
得間玠軍弓弩壘石伺間發金死者山積已乃覘得
祖溪間道繞出繞風闕後下闕軍遂潰敵入洋州玠
邀子羽去子羽不可畱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退保
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保大安之三泉而撒離
喝入興元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
而食之遺玠書與訣玠時以仙人闕亦急欲毋行其

愛將楊政立軍門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節使
負劉待制政等亦舍節使去矣玠謝不敢乃間道會
子羽子羽畱其守三泉玠曰闕外蜀門戶不可棄也
復往守仙人闕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上寬平有水
築壁壘移軍未成而金師至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
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也子羽曰吾今日必死此
于是諸將與共守虜不能奪而去時張浚欲退保潼
川子羽亟書止之日子羽在必不使金人得南浚乃
止初子羽聞有金兵豫徙梁洋之積金深入餉不繼

殺馬及兩河所食軍以食而子羽玠腹背邀擊之金
卒死傷者十五六又疫癘作乃退玠躡擊大破之金
墮崖澗死者甚衆子羽謀邀之武休不及餘不能自
拔者悉降是役也敵雖入三郡而得不償失于是金
知蜀不可猝得據鳳翔營田爲持久計不復謀入蜀
本蜀所以全者玠子羽二人力也當是時相願浩以
顯忒罷已復召與秦檜並相而檜欲傾願浩專政會
願浩信桑仲言屢請身督軍北伐規恢復檜乃風臺
臣言周宣王以內修外攘成中興越王勾踐以蠶種

公職成霸則委任專而責之成也今二相宜分職任
內外用成恢復功于是願浩出開府鎮江辟文武吏
士七十餘人以從而檜獨居中用事多引用天下名
賢列清要以爲名已願浩知爲檜所賣大恨欲去之
坐檜以植黨專權罷臺諫二十餘人坐檜安國黨皆
罷榜檜罪朝堂云不復用而願浩薦朱勝非復相益
願浩主恢復而疎檜主和而險檜罪狀未暴著海內
名賢士又舉以爲檜黨糾之檜愈藉資得自附于仁
賢中外莫能明也樞使浚在川陝用賢簡將以新集

兵抗虜雖時挫跡而蜀完安亦其功朝議浚殺趙哲
開端爲非辜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爲非是召浚還命
王似代鎮浚以金方何蜀未敢遽離鎮疏似不任而
遷延不行于是中丞辛炳以宿憾率臺臣劾浚喪師
失地跋扈不臣落職奉祠居福州願浩柄國時越法
有縱舍爲臺臣所糾罷奉祠而朱勝非獨相忌參政
趙鼎除知樞密院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而故輕其
權鼎條便宜復爲所沮會劉豫以金師寇淮南報沓
至舉朝震駭鼎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畱相朕

矣于是勝非去位而鼎以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知
樞密院事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司避敵鼎爭曰累年
退○屈○敵○氣○已○驕○今○避○將○安○之○惟○親○帥○六○師○趨○常○潤○督○
諸○將○乘○未○集○而○擊○之○勢○或○可○捷○也○卽○不○捷○敵○遠○來○深○
入○勢○豈○能○久○陛下○堅○壁○臨○之○臣○等○督○諸○將○或○扼○其○首○
或○搗○其○要○或○擊○其○尾○縱○未○能○盡○殲○必○不○使○得○自○肆○如○
前○日○也○參○政○沈○與○求○力○贊○之○帝○乃○奮○曰○朕○以○二○聖○之○
故○屈○已○請○和○而○彼○肆○侵○暴○如○此○朕○臨○江○決○一○不○能○復○
隱○忍○也○以○孟○庾○爲○行○宮○畱○守○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

使王夔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撫江上劉光世
軍建康其百司非在軍務者各自便避兵遣後宮自
溫州泛海如泉州畫既定鼎賓佐喻樗謂鼎日度此
舉勝乎鼎日六師臨江兵氣自倍殆勝也日萬全乎
鼎日中國累年退避不振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若
事之濟否何可豫計唯死生以之耳樗日然則當思
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挈使宣撫江淮荆浙簡諸道兵
亟入援則其來路固朝廷歸路也鼎大喜稱善即入
見白帝以樞密使召浚于福州于是韓世忠勒騎兵

大敗金于大儀先是帝手詔召世忠守備青切甚世
忠感泣日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使統制解元守
承州亟引兵趨大儀當之伐木爲柵自斷其歸路示
士卒必死會遣魏良臣如金世忠欲致敵即下令撤
炊爨移軍良臣問故世忠日適有詔移屯平江耳良
臣去世忠度行已出境即上馬命軍中日抵吾鞭所
嚮于是引軍出大儀勒五陣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其
起擊良臣至金師金前軍將聶兒孛董問南動息具
以所見對孛董大喜即引兵出江口距大儀五里而

軍別將擁鐵騎過五陣而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金軍駭亂我軍持長斧上搵人胸下斫馬足敵騎蹈泥淖中師疾前覆之人馬俱斃擒其酋世忠所遣將董牧亦敗金人于鷓鴣口解元至承州北遇敵設水軍夾河陳一日十三戰未決世忠遣將往援又大破之追至淮而還帝發臨安至平江欲渡江決戰相鼎曰不可敵遠來利速戰今兵未集而遠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然不自來獨遣其子來寧當煩至尊與角耶帝乃止下詔暴劉豫罪于六

師會張浚以諸道師來會命知樞密院事赴江上視師師大振時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爲韓世忠所扼不得進分軍圍廬州守臣仇念嬰城守荆湖制置使岳飛遣將牛皋擊敗之兀朮憤以書幣約戰世忠方宴飲命兩伶人以橘茗報許之且言張樞密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復在此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嘗爲世忠浚所挫折僅免者則氣奪色變會雨雪餉不繼野無所掠遂宵遁世忠追敗之高坂而豫衆亦遁浚還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甚

合人心鼎笑日喻子才之功也時朝議于邊江空闕處增設兵爲後事防浚日如此則備多而力分昔楚漢交兵時漢駐兵穀澠間楚不敢越境而西前大原未陷粘罕兵不敢卽渡河卽其事也豈必環數千里之地盡守之以兵而後爲快哉于是命韓世忠屯楚州圖淮陽劉光祖屯合肥招北軍張浚楊沂中練舟建康規盱眙岳飛屯襄陽窺中原而浚時四出視師撫循之明年浚視師潭州制置使飛破楊天洞庭湖湘平又明年視師鎮江命帥後屯盱眙沂中屯泗州

時浚鼎並相驩然相得也諸政事先後及人才當用者條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列要津任職者率天下之望時號爲小元祐金退時詔前宰執各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畧以上前相綱提舉崇福宮具疏言臣竊觀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東南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甸荆襄間也今當于淮甸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爲帥府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爲帥府以江西財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爲帥府以湖北財用給之開營屯田假以歲月而攻戰

之務悉委之。淮東西帥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帥責以收復京南北路。川陝帥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規模先定。軍政既修。合戰守爲一事。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可坐而致也。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居中制外。以興起事功。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舉天下形勝。固莫如關中。而舊都未復。駐蹕東南。則必建康矣。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營壁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而後。人心不恐。有官府而後。政事可修。有營壁而

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西北人民皆陛下赤子。祖宗涵濡休養。百數十年。其心豈嘗一日忘君上哉。特制于強敵。陷于塗炭。而不能自歸耳。今天威所臨。中原震動。當必有襁負而歸。願爲內應者。惟陛下給之士田。予以爵賞。優加撫納。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故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

日壞將驕而難禦卒情而未練國用匱民力困而中
興未效則和議之爲術踈而退避之爲禍烈也幸天
啓宸衷頓悞前失六飛一奮將士霆發北軍數十萬
之衆震壘宵奔而不敢南向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
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故知退一步則失一步退
一尺則失一尺往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
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敵騎南牧
如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遠冒風濤
憂險萬端此又不可之尤者也古者敵國善隣則有

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金人造虜之深知我必報
此其處心措慮爲何如者卽我早辭厚幣屈體以求
之其不推誠以見信也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輶
車往來士氣盡索而虜邀我以必不從之事制我以
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直
如此而已于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有害願自今以
往勿復遣使惟于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
將帥修車馬備器械侍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
而奮以光復大業此最上策也抑臣聞朝廷根本也

藩方枝葉也。根本固而後枝葉繁，朝廷心腹也將士
爪芽也。腹心壯而後爪芽奮，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
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明是非，公賞罰，爲之本。
帝賜詔褒答而不能用。又明年，帝如平江，相浚大集
師討豫，豫告急于金，請濟師。時金主吳乞買卒，國人
立太祖之孫合刺爲帝，易名亶矣。召諸將計之，蒲盧
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開疆保境，令我得安民息
兵爲屏蔽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而兵連禍結，
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不可許也。前

歲以豫故，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金主遂不許。豫遣
兀朮題兵黎陽，名應豫，實觀釁。豫自發兵三十萬，遣
子麟、繇、壽春趣廬州，犯合肥，姪猊取紫荊山，出渦口，
犯定遠，孔彥舟趨光州，犯六安，而聲言金助師入寇。
鎮將張俊、劉光世憚賊銳，請阻江爲險。朝議命岳飛
撤襄鄂兵東防江，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爲
保江之計。浚上言：淮南、大江之屏蔽也，俊等戰淮南，
則無爲保江，令渡江則無淮南，長江之險與賊共矣。
且賊得淮南，因糧籍資江，其可保乎？岳飛爲襄陽、藩

蔽飛一動襄漢何恃。願聽臣不效治臣罪。勿專制于中帝。手書報許。而光世已得旨。舍廬州趨采石矣。浚令呂祉馳詣軍。今日有一人一騎渡江者。斬光世。恐乃還駐廬州。浚日夜撫激將士。形立勢具。將士競奮。豫諸道軍皆敗走。猊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扼。趨定遠。麟從淮西擊三浮橋。渡淮次濠壽。張浚軍順昌。扼之。猊犯定遠。欲趨宣化。寇建康。沂中使兵二千進擊。敗之。則欲趨合肥。與麟合。至藕塘。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前陷陳軍。却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方駭視。張宗顏忽自泗水來背擊之。賊大崩。猊與數騎遁。餘衆皆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已二相顧以間。而隙鼎去位。浚遣判官張宗元監鄂岳軍。制置使飛乞終喪。還山浚分淮西爲六軍。遣參軍呂祉往節制。而淮副將酈瓊以衆叛降豫。于是詔罷都督府。浚安置永州。秦檜者姦人也。初從游。御史酢游酢以爲荀文若之流。靖康中虜陷京師。議欲立異姓。御史馬伸請立趙氏。後檜爲中丞。實首事。因被執北去。金主

吳乞買悅之以賜其弟撻懶遂爲撻懶使爲參謀爲
行軍轉運使建炎中兀木入寇困江中又困和尚原
知中國未易以猝定也念欲和而檜自金來赴漣水
軍言殺金監守者航海至朝士藉藉言檜與何桌孫
傳等同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三千里踰河海乃
至安得殺監守獨南又安得盡妻子家屬借來者頗
疑之然空語億逆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昉
信其靖康中大節以爲忠力薦之帝召見首奏所草
與撻懶求和書以上帝大喜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
喜而不寐誠喜聞二帝及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
卽拜禮尚書已遂參大政檜旣用宣言中國人惟當
着衣嚼飯圖中興又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
之檜曰今無相位不可言也語稍稍聞上因得相帝
問檜二策者何檜曰臣以謂上許河北人還金中原
人還劉豫南人還南北人還北和可得也帝時猶未
深中其說曰南人還肅北人還北朕當安歸頗不以
爲然自建炎來中國大創屈憚兵數遣使議和然且
守且和亦未嘗遂忘戰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自檜

始金在靖康中既以和誤宋得意去已中國歲使至
輒止之未嘗遣一介報聘及是韓侂胄亦以金使來
請畫江益劉豫而還西北士民之在南者與檜議適
合于是識者始知撻懶實縱檜還使入中國爲內間
主和也會與呂頤浩相傾而繼已帝傷上皇及宣和
皇后春秋高不得歸益深念欲和思檜言稍復其官
而宰臣張浚薦以爲侍讀漸親幸說用而檜日爲上
言今引日不和脫上皇及宣和皇后不能待此終天
恨豈有悔哉帝大感動會何薜還自金實始聞上皇

及寧德太后之喪帝號慟不食發喪遙尊宣和皇后
爲皇太后太息曰檜信愛我卽日以檜爲樞密使恩
數隆厚已倚以爲相先是王倫以祈請使詣金見止
及是粘沒喝欲因以爲成謂倫曰比上遣國使來意
指多不協侍郎傳語欲議和豈江南情實乎抑侍郎
自爲此言也倫曰使事有指卽不然倫來何爲人定
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中國人心益奮天行且定
願元帥深計之粘沒喝低回不答者久之已忽至館
中縱倫歸議和倫還爲上言金人情僞甚悉相鼎浚

以爲誕久不遣。至是始詔以爲奉迎梓宮使。復如金。當是時金業以逆豫數敗。無益于抗宋。有損于國。廢之矣。制置使岳飛宣撫韓世忠。並奏乘豫廢。擣不備。長驅取中原。機不可失。皆不報。王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而倫使金。時帝使于撻懶。求助。因秦檜申意。冀得和。于是撻懶言于金主。以廢齊舊地。盡與宋。且歸太后及梓宮。遣倫及其太原尹烏陵思謀。太常卿石慶來報命。濱行。撻懶送之。日好報江南。劉豫廢。今道路無壅。可和矣。倫歸報。帝聞。乃

大喜。畱五日。復遣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有還期。雖待以二三年。未害也。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念引。日爲歲夫。是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時廷臣有引分羹事。曉譬者。帝輦蹙曰。朕不忍聞也。群臣有力爭不當和者。帝發怒。檜陽曰。屈已議和。此人主之孝。見主上卑屈。中懷憤。亦人臣之忠。庸何傷。乃獨畱請對。謂上言。臣僚本不得虜情。陽大言持兩端。此何足與權大計。若陛下決主和。乞顛與臣議。臣任其必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此大事。望陛下熟思。又三日。檜獨

對請熟思如初如是者三度帝意已確乃上書顯請和于是設疑似以傾鼎罷之然猶以公論爲患勾龍如淵逢意言相公爲天下大計主和而橫議大起第擇人爲臺諫盡擊去則合矣檜大喜卽擢如淵爲御史中丞使劾異議者而王倫以金使至以詔諭江南爲名欲帝廷拜受國書下朝議于是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尹焞梁汝嘉蘇符薛徽言李彌遜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瑛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從官馮時中許忻趙雍等皆以國大讐爲辱不可和陛下一屈已則

上下離心國何以自立異時予奪在彼失信在我又何以自存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社稷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倍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逆豫旋立旋廢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怒今醜虜則犬豕也

堂堂大朝乃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矣夫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者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顧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頭竿之藁階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當是時中外臣讜議甚激雖帝亦頗慚憤不堪也檜患之用勾龍如淵計遣王倫說金使言天子方諒陰不當出受書檜以攝冢宰請館受書命省吏代百官朝服

導以從遂納書禁中已報命命直學士曾開草國書檜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待君矣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非義高爵厚祿非顧也願開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主上以中華正統當天位公爲相當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乎引古誼折之檜怒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今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去如檜但欲委曲濟國事耳樞使王庶見檜質責之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耶而忍忘此虜也罷知潭州史館修撰趙如圭手書抵

檜責以曲學倍師忘仇辱國且日公不喪心不病狂
奈何爲此必遺笑萬世矣于是爭者並斤外而編修
銓以鼓衆劫持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錢
銓書于木朝士陳綱中以啓事賀銓師古流袁州剛
中謫安遠丞死焉故相提舉洞霄宮李綱大將韓世
忠皆疏爭世忠言金以劉豫相待義當與決戰兵勢
最重處臣請獨當之皆不省而下詔言金盡割河南
陝西故地歸國又許還梓宮及太后諭中外然其時
爭者亦獨言虜謬爲和以欺我和終不可成梓宮終

不可復太后終不可得歸而不知金禪中國將武臣
力實欲和而倫實得其要領以來也始與檜議時猶
欲以中原地與齊爲北人還北及豫敗軻知中國難
制欲盡舉而委之至是金使歸見舉朝交爭得所錢
編修錢封事讀之歎以爲國有人焉未易輕也于是
和益決許歸東西南三京壽春府亳州曹單等州及
陝西京西諸州地以爲和九年春以金和肆告命王
倫爲交割地界使詣金遣周聿宣諭陝西方廷實宣
諭三京史館修撰范如圭入對言兩京版圖旣歸矣

九廟八陵咫尺在望而祠告之使未遣其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判宗正事士儂兵侍郎張燾詣河南告祠修葺士儂出蔡穎百姓夾道迎且喜且泣曰不圖今日復爲宋民爭導入栢城時自永昌陵而下皆發掘士儂燾歷榛莽隨宜葺治還帝問諸陵何似燾不對但垂涕言萬世不可忘此讐檜患之出知成都而士儂封延安郡王于是和議大定群臣加爵賞有差明年金撻懶與蒲盧虎謀反皆伏誅于是兀木以二人者陰與宋結主

割地誤國也排之且欲以伐宋爲己功遂盡背前議拘王倫河間倫不屈死而副使還責歲幣責奉正朔責更誓命而軍分道入寇陷前所歸河陝州郡師驟發遠近震恐檜以其言不讐乃大懼意帝必且召故相張浚遣其黨馮楫嘗帝意帝中檜夙昔言深怒浚勃然曰寧覆國決不用此人檜乃大喜已又遣其黨參政王次翁說帝言曩國是無主事小變則更用他相又變又復更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已歷歲月紛紛不能定願深以爲戒帝深然之于是眷倚檜不

哀檜乃上疏言德無常師王善爲師臣昨見捷懶王
割地講和之議甚堅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今兀木
旣戕捷懶事幾已變顧陛下至江上督六師親征時
兀木自黎陽趨河南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分道入
寇東京畱守孟庾南京畱守路允迪以城降權西京
畱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南州縣皆陷撒離喝入同州
趨永興軍遂進據鳳翔四川權宜撫胡世將在河池
倉卒召請諸將議孫渥言河池不可守必退師吳璘
厲聲折之曰渥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
敵世將指所居帳曰吾必死于此遣諸帥據渭南要
害金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撒離喝使鶻眼
郎君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又進
拔虜所築三城獲其戍將撒離喝自以師來戰百通
坊又大敗而金困于隴方金歸東京時詔護軍劉錡
充東京副畱守將所部軍攜孥行自臨安涉江絕淮
抵渦口方食忽暴風拔所坐者幄錡曰此賊兆也主
暴兵卽下令兼程前已聞金敗盟南下乃舍舟遵陸
抵順昌諜者言東京已降金不守矣順昌守陳規入

問計錡曰君城有糧否有之吾與君共守規曰有米
數萬斛錡曰可矣乃歛兵入城爲守禦計部將請以
步騎遮老稚順流還江南以精銳爲殿宜可達部將
許夜又清者奮呼曰太尉奉命守留京軍士扶老稚
而來避南走棄父母妻子則不忍俱行則難達敵躡
而從將于何避之不如戰也錡大喜曰信吾本赴官
東京陷而吾全軍乃在此則天也今有城可守糧可
食奈何去之敢言去者斬乃鑿舟沉之寘家寺中門
積薪設守日脫不利卽燔吾家于是士咸奮爲戰守

備婦人礪刀劍爭呼躍願死敵時守備闕然錡取車
輪轅埋城上撤民戶扉周蔽之傳城築羊馬垣穴垣
爲門而清野以待敵凡六日粗畢而金游騎已涉潁
抵城下矣擒敵將詰之云韓將軍營沙窩距城三十
里而軍錡夜遣千餘人擊殺之厥明金烏祿以兵三
萬與僞龍虎大王者合進薄城錡大開諸門延之虜
疑不敢近許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射矢皆自垣端
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而鎗戕破敵弓翼以神臂弩
自城垣門射之射命中敵小却則以步騎蹙諸河破

其鐵騎數千金氣奪乃移砦東林去城二十里鎬募
壯士五百薄募斫其營金復却復夜募百人往斫之
請銜枚鎬笑曰無以爲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爲
戲者人持一以爲號抵金營是夕天欲雨電光燁燁
見辨髮者輒殲之電止則匿不動敵大亂百人者聞
吹器聲卽聚金人益不測于是終夜自相擊積屍盈
野明日退軍老婆孿于是諸將言今戰屢捷而衆寡
不敵宜乘勢具舟楫南歸無遺大敵禽規口朝廷養
兵十五年正爲緩急用况敵氣已挫軍勢稍振何謂

去乎規已分必死軍有進無退也鎬曰府公文人猶
誓以死守况汝曹耶且敵營近兀木非久必且至軍
一動卽蹂藉死耳死不足惜而敵侵軼兩淮震驚宮
闕如誤國事何吾必死于此衆乃頓首曰惟太尉命
時兀木將十萬衆軍東京矣聞順昌失利大恚卽索
靴上馬麾所部畢從過淮寧敕宿留治攻具備糧糗
獲鎬所遣者謀問帥何如人謀如鎬夙戒曰太平邊
帥子耳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因令守東京幾母
生事兀木喜置鸞車砲諸攻具不用而械二人者以

歸人各以文書一卷繫械端錡懼惑軍心立焚之于
是兀木不七日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
兵非昔比元帥臨城行自見兀木不信曰彼邊帥子
喜聲伎何知兵會錡使約戰兀木怒曰劉錡何敢與
我戰以吾力視順昌城直用靴尖趯倒耳使者曰太
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
橋五所以濟師濟而戰能否可決也兀木喜笑曰諾
乃下命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潁河
上而潛遣人毒潁水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

河飲飲者斬虜旣陳衆請先擊其韓將軍者軍錡曰
擊韓雖利然兀木長勝兵力乃全不可當也法當先
擊兀木兀木破韓不戰走矣時天大暑敵遠來不解
甲者七晝夜憊矣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坐餉
如平時敵晨氣盛錡按兵不動比午敵人馬饑渴食
水草輒病益困乏逮未申間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
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以銳斧犯之統制趙樽韓直
被數矢血戰戰疾力士殊死鬪敵所爲柺子馬號長
勝軍者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錡引卒入陷陳縱刀

斧亂斫之敵大敗走委車旗器甲如阜是夕平地水深者丈餘兀木拔營遁還汴不敢復窺淮初河北軍有告官軍曰我輩故左獲軍也無鬪志可殺者兩翼楞子馬爾故疾力專擊之而勝捷聞授武泰軍節度使進宣撫判官是役也騎兵不盈三萬出戰僅五千人敵十萬衆以敗衄營中終夜有聲城中肅然卽鷄大無聲也又以逸待勞故勝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捐燕以南棄之而師命不繼可惜也哉先是金歸河南地

時宣撫使飛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飾士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貽敵人

笑帝溫詔慰諭已金敗盟南下攻世毫來告急帝手

札趨飛往援日設施之方一以委卿于是飛部分諸

將所從入命牛臯繇汝穎李寶自光蔡梁興渡河糾

合忠義社規河東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而自

以其軍長驅向中原伐金于是兀木議以爲諸將獨

飛不可當欲糾合精銳誘致飛必殺之于是召所名

健鬪僞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等兵逼鄆城初

兀木以勁軍被重鎧而爲索貫三人馬爲聯令不得
獨進退而致死號楞子馬所至莫能當至是以萬五
千騎來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斬
汝矣而令士卒率以麻札刀入陷陣曰勿仰視第斫
其馬足戰旣合卒縱楞子一馬仆二馬孿不能行奮
擊大破之兀木拊膺大慟曰吾自海上起兵定中原
獨以楞子馬決勝今已矣大志悵復益兵以來部將
王剛以五十騎前覘敵遇之卽前奮斬其將已戰再
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必速往旣而敵

果至雲以八百騎挺戰又敗之與所集大師鏖戰戰
疾力大敗之兀木遁還汴飛進抵朱仙鎮距汴京四
十里而軍檄陵臺令瞻掃諸陵葺治之于是山砦諸
豪傑爲朝廷守者皆自振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
具得其要害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
官軍會所揭旗皆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
載糗糧以餉軍頂盆藝香候師者載路自燕以南金
號令不行金將烏陵思謀素號勇黠亦不能制其下
第諭之日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卽降耳金將來降者

踵至飛大喜謂諸將曰金破必矣當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兀木連破岷憚中國甚又悔已爲兵端業欲和以莫將久留金縱之歸潛以書與檜令主和檜度帝意惟怯顧和遂甘心爲兀木間于是諷臺臣請召諸將班師而令金南侵淮西陷金商以脅和臺臣請召岳飛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棄輜重而北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可再機難輕失幸上裁決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撤張浚楊沂中等軍而楊言飛孤軍不可留乞班師至一日遣十二金字牌趣

之還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班師民遮馬慟哭曰我等載香盆運糧迎官軍金人具知之向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泣不自勝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也哭聲震野飛留五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飛旣歸所得州縣旋復爲金有乃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自廬入覲帝問之第拜謝謝無功而已初兀木爲飛所困欲簽軍河北以抗飛無一人應者乃慟哭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請留者曰太子無走岳少保且退矣

兀木叱曰去岳少保以五千騎破吾五十萬師汴人
日夜望其來何謂退也生日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
大將能立功名于外者岳少保身且不免何功之有
兀木悟乃畱不去十一年兀木脅和陷壽春渡淮入
廬州詔諸將往援王德復和州邵隆復商州楊沂中
劉錡復廬州復奉詔班師而廢于是檜陰設間爲帝
言金不足患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帥皆握重兵分
鎮植根固後且難制此國之大患飛奉詔救淮遷延
不肯行帝至降玉札敦諭乃移軍世忠較有告其陰

事乃上書索較必得之此何可使哉帝意疑多忌以
爲然乃用其黨王次翁計以諸將連捷召並赴行在
論功賞豐宴犒待之世忠俊先至飛後待之者七日
至乃除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諸禮恩賜自倍然實
奪之權三宣撫司皆罷所部兵悉隸御前營已又加
楊沂中開府儀同三司王德清遠軍節度使罷其軍
已又罷淮西宣府判官劉錡于是中國之武衛盡撤
初飛以恢復爲已任檜逐相鼎飛對客太息讀檜奏
恚曰君臣大倫根于天性豈以大臣而忍爲而謾耶

檜聞深銜之而兀木恨飛甚遺檜書曰必殺飛和乃可成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竟甘心飛而和乃堅定嗚呼國有虎臣敵國之讐而固社稷之衛也有之可以戰可以守而亦可以和令微韓岳劉吳卽身航海祈請求延宗祀豈可得哉乃檜媚嫉以惡之翦國之衛報敵之讐斲喪其戰守之具以爲和謂檜爲女真內間也諒矣先是金國書每許歸地而持梓宮太后事不發啗中國邀之至是乃遣使與魏良臣偕來許歸梓宮太后獨更前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

及陝西餘地增歲幣銀絹各二十萬于是帝謂虜使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故屈已請和今信誓獨明言歸我梓宮太后足矣不然朕不憚用兵命何鑄以簽書樞密院事奉表以稱臣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言慈親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于是金許歸三梓宮及太后而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那氏之喪至自金帝易總服奉安龍德宮已太后至帝迎謁臨平見后相抱持而哭哀動

左右至臨安奉居慈寧宮而淵聖在金帝恐得歸勢
兩大不復有所請奉迎意矣大赦封秦檜太師魏國
公于是檜倚金虜自固權重于天子天子不能制縉
紳荼毒彌慘矣至二十四年檜死而沈該厚侯鹵湯
思退之倫相繼秉國祖持和議根固波漫當是時金
完顏亮已弒其王亶自帝爲淫虐嗜兵矣東平進士
梁勛言金必叛盟宜爲備帝怒曰講和本朕志自斷
檜獨能贊之成何得以檜亡故橫議耶竄遠州國子
司業黃中使還言金人治汴京臣見其營表宮寢府

寺畢備此必欲徙都徙都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及
境矣宜早備思退怒謫官禮侍郎孫道夫使還言金
詰中國失禮語甚厲計必且稱兵帝始詫曰朝廷待
之厚彼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弒其君而奪之位
欲興兵豈問名哉該思退怒貶緇州前張浚時起判
洪州以母喪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秦檜敗壞邊
備蕩弛又聞金亮暴恣勢必復用兵自以嘗爲大臣
當同國休戚乃疏言自昔聖賢亦嘗用和爲生利天
下之大權矣湯事葛而終以滅葛文王事昆夷而終

制昆夷○彼皆翕之于始○而張之于終○汲汲乎修德紀
政○以生利爲心○而未嘗以和爲可恃也○惟石晉不然○
桑維翰始終主和○其言未嘗不以養兵息民觀釁而
動爲說○然夷考其所爲賞罰無章○設施繆戾○權移于
下○政私于上○一時用事之臣○厚賦歛果○誅戮播毒于
百姓○而契丹凌侮日甚○後嗣不勝其忿起而圖之○數
萬之師○無一夫北向發一矢爲用者○遂以破滅○至于
今爲天下嗤笑○我祖宗時與虜通和○勢敵力均○而國
家取兵于西北○取財于東南○文武之才兼收並用于
天下○得以持久○然靖康之變○亘古未有論者○猶恨夫
恃和爲安○而不顧其難矣○今天下幾何○譬則中人之
家○盜據其堂室○安居飽食○以伺吾隙○陛下獨以太母
爲重○幸徽宗皇帝梓宮之亟還○而以和爲之權用事
之臣○乃肆意縱欲○剪除忠良○以聽命于虜○而陰畜其
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圖○德政俱廢○而專于
異已之去○分引黨與○布列要地○聚斂珍寶○以厚其私
室○坐失事幾者二十年○身死之日○天下酌酒相慶○下
至田夫野老○亦莫不舉首加額○以其違天背人不忠

于君而重惡之也。今事勢極矣。後此數年。民力益殫。財用益乏。健卒益老。忠臣烈將淪沒。益盡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願鑒石晉之敗。法商湯周文之德。而用勾踐臥薪嘗膽之心。以保圖社稷。幸甚。該思退。離大。怒。諷臺諫論劾。復勒還永州。紹興三十一年。金王亮。殺宋宗室之在國者百三十餘人。遣使發嫚語爲兵端。嘗密遣畫工于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宮館爲屏。而圖已之像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以示必滅宋之意。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

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總之。命其后徒單氏及僞太子光英者居守。命完顏鄭家將水軍繇海道趨臨安。而自將軍六十萬號百萬。自清河口入淮中。外大震。帝內顧諸宿將無在者。邊備蕩弛。士列兵頓驚惶。失措。相陳康伯言。虜違天背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旦之決。是且將自焚。况彼曲而我奮。惟陛下及其鋒而用之。士氣自備。虜無足憂者。于是召故相浚。判建康。詔故帥劉錡制置淮東浙西軍。命三衙大帥楊存中等及侍從臺諫于都堂議兵。康伯專言曰。今

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先因草檄諭六軍軍士爭奮願北首死敵思退該勸帝幸閩蜀康伯力沮之一日驟降手詔放百官康伯焚詔附中使奏日百官散主勢孤矣不可乃決策親征時虜起倉卒朝議洶洶列多津遣其家屬歸藉者康伯獨迎其家來與同難帝召楊存中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意氣自若帝聞之稍寬諸羽書警奏應乎裁決一時言兵事者得展盡底蘊人恃以安先是禮侍郎虞允文以工尚書使金見金方運糧造舟度勢必南牧請申警淮海之備不聽除直學士院及敗盟揚言出襄漢詔成閔制置湖湘允文曰敵必規行都獨爲虛聲垂我分我兵今宜急備淮不聽亮至汴允文復言日閔不宜遣而遣今約程尚在江池間急宣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于前江池之軍援于後固可防襄漢若出淮則池軍出居巢江軍出無爲又可爲淮援是一軍而兩用之也又不聽而亮果自渦口渡淮先是制置使劉錡防淮東王權防淮西會錡以疾病不能軍還鎮江權棄

盧和遁詔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將而允文以督府參謀官奉命趨顯忠赴軍且犒師比至江亮已悉大軍臨采石欲渡矣築高臺臨江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居坐其下謀者言日之夕刑白馬祭天與衆盟以厥明祭江約晨炊玉麟堂矣先濟者重賞時敵兵號四十萬我師僅萬餘甲士解鞍束甲坐采石道旁權旣去顯忠未來無王者允文至謂坐待顯忠則誤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有功者賞皆應日諾請效死或危之日公受命督

戰他人壞之公顧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日敵過江社稷危在旦夕吾安所避咎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一駐中流二並東西岸行藏精兵以待戰又二藏洲汊備不測部分甫畢敵舟數百艘絕江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矣薄我軍軍小郤允文入陣後撫時俊背日汝膽畧聞四方今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卽揮雙刀出土殊死戰日暮未退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令從山後轉出敵後敵疑伏兵起大駭遁允文令勁弩追射大敗之允文夜犒士謂之

日敵明必復來然喪氣可擊也夜半部分海舟扼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敵果至復夾擊大破之焚其舟三百而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顯忠也顧一戰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趨瓜州是役也微允文于捨攘呼吸間以其身抗難幾殆哉時亮所遣者舟師出海口泊陳家島都統制李寶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逆擊之與虜舟相距咫尺時北風大作不利南寶禱于

石臼忽神氣自拖樓來聲如鐘風遂南衆大喜氣自倍各操刀弩待戰虜操舟皆中原遺民恐虜見則給虜兵入舟中使意解而寶風駛舟疾碎薄之鼓聲雷動海波起立虜大驚方掣碇舉帆而帆皆細纒相揉聚一隅窘束不得展寶以火箭射之烟焰頓發頃刻延燒者數百艘火所不及者欲前鬪寶叱壯士躍入舟以短兵擊刺斬其帥完顏鄭家等六人獲統軍符印及器械糧餉以萬計餘不能舉者畢焚之火不滅者四晝夜亮舟師盡焉初亮以江南故脆柔易折而

已擁強兵百萬以爲宋可平吞也。旣扼采石不得渡，而舟師又大艱。則大懊恨，趨揚州。時虜屯重軍除河，造三閘儲水深數尺，又塞瓜州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集京口，按之衆不下二十萬，而海船不滿百。弋船半之，允文曰：「江遇風必使弋船無風，使戰艦戰艦少不足用，急聚材治鐵，修馬船爲戰艦，且檄平江令以江舟來濟師。」舟旣具，亮至瓜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視之，命戰士踏車船，回轉周金山者三如飛。鳥翔敵相顧，貽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前跪言：「南軍

也。未可輕亮。」怒杖五十，還揚州。當是時，金葛王烏祿已卽位，遼陽改元肆赦矣。亮聞大驚，懊謀還汴。李通曰：「不可。今深入敵境，聞內變，遽還，衆散于前，敵乘于後，危道也。」卽畱兵渡江，而大駕北。諸將亦且解體，今獨宜遣燕以北，及遼陽諸軍，健鬪者畢渡江，而斂舟焚之，以絕其歸望。然後陛下以其間還汴，庶江南有定，而遼陽亦指日誅矣。亮曰：「善。」乃駐瓜州，勒諸將三日必濟江，不者盡殺之。軍士多亡去，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猛安，猛安亡者殺總

管諸皆虜較名又令運鴉鷂船于瓜州期必濟繇是
軍中人自危思亂夜相與訟言前渡淮者成擒矣今
江卒未易渡卽渡江無爲也聞遼陽新天子卽位有
君矣不若相與行大事然後與吾衆北還黎明薄亮
營亮聞亂意宋兵猝至攬衣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
然曰我兵也左右曰避避亮曰避將焉往方取弓中
飛矢仆地衆從入亦之手足猶動繫而燔之收其妃
嬪及謀臣通等皆殺之是日急使人還殺僞太子光
英于汴退軍三十里請輸平始亮之南也憚制置使

錡必生致用之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死時甯將皆
死枚舉南朝諸將問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如響至
錡無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蓋爲敵所憚如此錡建
大將旗鼓至揚州軍容肅然觀者歎息駐清河扼師
會疾病而部將王權違節制棄廬州大恨之適虞允
文破虜采石來入問疾錡慷慨執允文手相膺流涕
曰疾何必問但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乃屬公儒
生愧死無地矣無何卒錡在揚州遣善汨者鑿沉其
糧運晝燔城外居民屋虜無所棲息虜所過大木上

輒白書完顏亮死于此金主意多忌見而惡之遂屯
龜山人衆不可容致大變亦其功云時故相浚在潭
州召判建康浚即日行有人士自江東來者言虜方
焚采石烟焰漲天江中無行舟宜少需毋進浚愀然
曰浚被命攜二子來赴君父之急今直前來乘輿所
在耳獨以小舟下遇大風幾殆過池陽聞采石捷李
顯忠已將兵屯江上矣卽渡江勞師激賞之一軍見
浚至皆喜以爲從天而下也驩呼增氣浚至建康請
臨幸帝至建康浚迎見道左衛士皆以手加額喜其

復用而悲其久處瘴癘形容之瘠也當是時金烏祿
改名雍卽位大赦散南征之衆遣使來聘告卽位欲
用舊禮受國書相康伯不可邀宰相代受書又不可
遣館伴使直前取書上而工侍郎張闡請嚴遣使正
書儀於是遣洪邁報聘始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言
祖宗陵寢隔濶三十年不得時汛掃祠祭也心痛之
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者復屈已何憾蓋意終憚兵
會金主仁明急內治帝亦內禪竟成和而定孝宗受
禫慨然有匡復之志賜手書召前相浚入朝咨謨畫

至引見帝改容慰薦日聞公名久今朝廷所怙恃惟
公賜坐已縱問浚見帝英武語兩宮北狩八陵廢隔
兆民塗炭卽痛憤見詞色因力陳和議之非勸堅圖
恢復加少傅封魏國公除江淮東西路宣撫使而參
政浩以潛邸直講得政自請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
淮守江是示敵以弱怠戰守者之氣也請城泗州浩
不悅遂隙督府措置輒從中沮撓海州之捷抑其賞
不行浚議招山東淮北人給廬舍給牛種營田淮右
壯軍實繫中原人心而浩言糧餼不給不當廣招納

自困浚請帝幸建康而浩持蹕臨安爲便安浚以淮
北廣漠餉不繼坐困也規東屯田盱眙楚泗扼清河
西屯田豫壽扼渦潁又多募舟船于東海規燕薊而
浩以縻國帑令罷遣浚上書爭曰國家南渡來兵勢
單弱賴陝西及山東北人不忘本朝衆歸附而始強
諸良將精兵往往皆時之歸正人也以能扞敵力戰
者三十餘年一旦絕之卽中原之人心盡失人心旣
失變爲寇讐將內爲虜用外爲我寇害豈有極哉又
渡淮自歸者旣絕彼之動息我何自知我之間諜于

何從遣夫中原之人本吾赤子。陷虜望歸。譬亡子之
在道路。一旦得脫身而來。冀獲安全。而爲父母者。拒
戶棄絕。使不得衣食。如情理何。是棄民也。且自用兵
來。大軍以奔命疾疫死亡。十四五。陛下命諸將招募
以充。若淮北人不至。卽募止江浙。異時招江浙人一
卒之費。歲不下百緡。而柔脆不任戰。將軍旅日削。大
事去矣。帝感悟。得不罷。已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
及浚子栻赴行在計事。帝見俊卿等。問俊飲食顏貌。
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對近臣言稱魏

公不名。蓋信倚如此。時尚書允文宣諭川陝。與大將
吳璘議經畧中原。而浩建議言。德順地阻遠難守。棄
之便。允文疏爭曰。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三路新復。
州郡又繫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西和成。潛窺
蜀之路。愈多矣。浩持不聽。于是德順棄而秦鳳熙河
永興三路新復州軍皆陷。允文還入對。以笏畫地極
陳其利害。甚辨。帝太息曰。此史浩誤朕也。于是罷浩。
相而倚浚。益堅。當是時。帝新卽位。諸宿將已盡。無卓
然任戰者。又金主賢政修明。國無釁。而浚銳意圖恢

復好先用罔有雄志而短于知人。又欲及金未發先
攻之。于是詔出師而三省樞密院皆不豫聞。欲阻其
成。浩激相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師出，不知安用
彼相。康伯稱病去。會顯忠、宏淵亦獻壽。虹縣靈璧之
策。帝命先圖二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璧。宏淵出
泗州，趨虹縣。于是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隄溝。金右翼
都統蕭琦用梯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璧。
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于是中原歸附者接
踵。宏淵圖虹，久不下。顯忠遣靈璧降卒開福、福金
守將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
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繇是二將不恟。未幾，蕭
琦復降于顯忠。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
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闕
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
忠引麾下楊椿等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
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港戰，又斬獲數千人。
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
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旣而宏淵欲發倉庫

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
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金紇
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亨
撒自汴率步騎十萬復來攻顯忠請宏淵併力夾擊
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
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先是浚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
制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于是悉無體
統矣宏淵又耻前功不自己出及是役固利顯忠敗
且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披

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
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忱恪以所部兵
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等以顯忠宏
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
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
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
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餘萬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
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
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

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
頭忠往見浚納印待罪後以劉寶爲鎮江諸軍統制
遂還揚州上疏自劾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士大
夫主和者皆議張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
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復召浚子栻入奏
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
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州陛下將安用之
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任之
章日上朕決不許已而以湯思退同平章事思退力

主和議金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
地及歲幣帝以書示督府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
在和與不和陳康伯等皆欲和使我軍民得休息爲
自治之計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我○耶○愛○我○
耶○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
宜應之乃遣盧仲賢報書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許
之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
歸當稟命忠義遂書四事一欲通書稱叔侄二欲得
四州地三欲歲幣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

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同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初王之望爲都督府參贊入朝爲帝言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不能絕淮而北猶敵之不能越江而南也獨移攻戰之力以自守則固自守固然後可隨幾變制之思退悅其言奏遣之望復如金議和浚發憤上書言自秦檜王和懷逆成金亮之禍而大罪未正故使其黨得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得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命已下

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者之心人心旣失如水一覆不可復收臣竊憂之且請帝幸建康圖進取帝乃詔之望等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如金師諭四州不可割之意昉至金而執詔王之望以幣還謂浚曰和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思退爲奏以危言播之且請宗社大計奏稟上皇然後行帝怒批牘尾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慚忿而忌浚益深已浚以右相復開府出督遣魏勝守海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

陳敏守泗州。招徠山東淮北歸正人。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實萬勝營。又萬餘人。治高郵。築縣兩城。修滁州。闕增江淮戰艦。集水軍。淮陰馬步軍。壽春爲防守。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爲積水櫃。深之。諸戢守備益設。于是淮北來歸者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援。金懼。撤兵退。而思退陰謀必逐浚。以帝眷浚者。倚浚終可任。愀復而兩淮備禦爲足恃也。令之望過淮。卽驛奏兵少糧乏。盛毀兩淮諸守備。爲無實。委四萬衆守泗州。爲非計。正言檣木以誚。龍大淵得進。又仲賢嫺黨。因詆浚。跋扈費國。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搥之。錢端禮宜諭兩淮。卽疏言。兩淮各守備。守未必備。各治兵。兵未必精。帝不能無惑。而浚畱平江。八疏乞骸骨。乃判福州。旣去。思退急和成。罷築壽春城。散萬勝營兵。輟修海船。毀折積水櫃。及撤海泗唐鄧之戍。凡浚所經畫備禦者。畢罷。而諷尹穡言。乞置獄。逮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示必和。擢穡諫議大夫。而國

是大變已帝遣思退督江淮思退怯當難又恐去帝左右事中變辭不行而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協和金僕散忠議遂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攻楚州魏勝戰死楚州陷金入濠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朝議欲舍淮保江都督楊存中持不可乃已于是言者論思退主和撤備之罪落職竄永州太學生張覲等伏闕上書論思退之堦穢姦邪誤國及鈎致敵人罪乞斬以謝天下思退聞憂悸道死于是帝召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虞允文簽書樞密院事欲復有爲

而魏杞至自金正敵國禮損歲幣訂不還歸正人報和矣初僕散忠議執胡昉以書進金主金主雍仁怒意兼愛南北欲寢兵覽書曰行人何罪卽遣還令諭中國以善意而令元帥府邊事從宜措畫詔遣宗正少卿魏杞復使金帝面諭之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正名謂不稱臣稱叔侄也杞呈所條十七事擬問對以上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命出疆豈敢不免虜萬一無厭顧速加兵帝善之杞行次盱眙僕散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

來之意求觀國書祀日書御封也見國主當廷授不
可開忠義疑國書不如式不聽行久之乃得行既至
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脇祀去大字祀不可
見金主具言今天子神武才傑奮起人有敵愾心北
朝用兵何能保必勝所爲欲和者以兩國各懲其忿
保宥其赤子也和則兩國共其福戰則兩國共其禍
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許不發歸正人許
不稱臣稱叔侄而命元帥府罷兵分戍卒正敵國而
還帝性本英武沮于群議而講和然中介然以復讐

謂之曰卿比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饑
饑連年盜賊四起可乘也栻對曰金人之事臣雖未
知○境內之事臣實知之帝問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
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
不足信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未足以圖之也帝爲
默然栻出奏劄讀之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
至痛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
卑辭厚禮以求于彼于大義固已未盡而論者猶以
爲憂則淺陋畏怯固已甚矣然竊揆其意或亦見我

卷三十一
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蓋必勝之形當在于
早見豫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今但當下哀
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通內
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且必治其實。不溺其文。使
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耀而
爭効矣。帝歎息褒諭以爲前此未始聞也。以栻劄宣
示時。建康府通判辛棄疾進美芹十論。畧曰。今日之
勢。朝廷一于持重。以爲成謀。虜人利于嘗試。以爲得
計。故和戰之權常出于敵。而我特從而應之。是以燕

爲心。修建康行宮。汰冗兵。置制國用司。以宰相兼領
措置兩淮營田。詔訓習水軍。而宮中臺苑未嘗一修
葺。上皇過宮。每徘徊瞻視。爲興歎也。宣撫吳玠卒于
蜀。帝重蜀。輟知樞密院。允文出撫蜀。御正殿宴遣之。
且親書九事以戒。令建節以出。每大閱。常親御甲冑。
習騎射。嘗射弩傷目。不視朝。相俊卿進曰。陛下未忘
騎射者。志恢復也。然誠任智謀之士。爲腹心。任雄武
之將。爲爪牙。明賞罰。以作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
英聲義烈。不出于尊俎之間。而敵人逡巡震疊于千

萬里之外豈必馳射于百步之內爲快哉帝深納之。甫定和相允文白遣使如金求鞏洛山陵相俊卿爭之日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甚幸然事須萬全今和甫成而忽生事端失所圖將爲敵國笑臣不敢阿意帝不聽出判福州使金不得請覆以渝信誓歸過使再往金主謂之日今少主旅襯在此未葬也汝國棄不請顧請鞏洛山陵乎誠不請朕當爲爾國葬之于是金葬欽宗皇帝于鞏洛以一品禮中國自屈先是起居郎張栻入朝帝以其爲魏公浚子王恢復也

山之和未幾而京城之圍急城下之盟方成而兩宮之狩遠秦檜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則戰俟則和詭譎徂詐我實何有惟是張浚符離之師甫有生氣雖勝不慮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喪方諸旣和之後投間蹂躪猶未若是之酷而不識兵者徒見勝不可保之爲害而不悟夫和不可恃爲膏肓之大病亟遂辭舌以爲深戒臣竊謂恢復自有定謀非符離小勝負之可懲而朝廷公卿過慮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計正以此耳夫用兵之道

形與勢二不知而一之則沮于形眩于勢而勝不可圖且坐受其斃矣何謂形大小是也何謂勢虛實是也土地之廣財賦之多士馬之衆此形也非勢也形可舉以示威不可用以必勝自今論之虜人雖有巖巖可畏之形而無矢石必用之勢其舉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謂欲用以求勝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爲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未詳夫形勢之辨耳臣請得而條陳之虜人之地亦東薄于海西抵于夏南抵于淮北極于蒙地

非不廣也虜人之財簽兵于民而無養兵之費斡恩于郊而無泛恩之賞又輔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歛之不恤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御長技人皆習焉則其兵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震我亦在所慮而臣獨以爲不足恤者蓋虜人之地雖各爲廣其實易分惟其無事兵劫形制若可糾合一有驚擾則忿怒紛爭割據蜂起辛巳之變蕭颺巴反于遼開趙反于密魏勝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齊魯親而葛王又反于燕其餘紛紛所在而

是此則已然之明驗。是一不足慮也。虜人之財雖名爲多。其實難恃。得吾歲幣。惟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中原廩窖。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無失。蓋虜政靡而官吏橫。常賦供意。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實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反喪其資。是二不足慮也。若其爲兵名之日多。又實難調而易潰。且如中原所簽。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于蹂踐之餘。田宅罄于捽剝之酷。怨憤所積。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簽者。越在萬里之外。雖其數可

